



《沉默的荣耀》海报。

荧屏看点

一掬丹心映海峡

李凤玲

近日，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央视收官。这部作品取材于真实历史，以敬仰之心还原了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往事，是近年来荧屏上的一部佳作。它好在展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好在主创们走心的演绎，好在凸显了期盼两岸统一的家国情怀。

《沉默的荣耀》若论题材，应属谍战一类，但却是一部从开始便知晓结局的剧目。因为它的故事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到连里面主要人物的姓名，也都没有改动。吴石（于和伟饰）、聂曦（魏晨饰）、朱枫（吴越饰）、陈宝仓（那志东饰），全都是实名实姓半字未改。在追剧的过程中，我几乎每集都会落泪，因为感动，因为伤心，为他们的家国大义所感动，为他们被叛徒出卖、牺牲而伤心。他们的结局，早已在历史中写明，我们不忍看，却又忍不住看，看他们是如何地慷慨赴死、舍生取义。

故事围绕着吴石将军借在台湾工作之机向中共华东局传递情报而展开。新中国成立前夕，本可留在大陆的吴石，为了赴台继续为解放事业而奋斗，毅然接受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与自己的副官聂曦，还有主动请缨赴台接替交通员的共产党员朱枫，以及受中共华南局派遣前往台湾搞地下工作的国民党中将陈宝仓，组成了“东海小组”，向大陆传递出了有关金门岛、舟山群岛等重要军务情报，为海南岛、舟山群岛的顺利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若论职位，吴石已经是参谋次长，也深得蒋介石赏识，但他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决计“不为党派，只为苍生”；副官聂曦受其影响，誓死追随；将军陈宝仓也是胸怀大义，不惧生死；共产党员朱枫并没有多少情报工作的经验，但在当时的极端情况下，她机警周旋、不辱使命，辗转送出了多份情报，被捕后自杀未果，后与四人小组一起，英勇就义。

剧中演员的表演可圈可点。于和伟扮演的吴石，文武兼修、儒雅从容，他在表演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慷慨陈词，但那份柔里带刚的坚毅果敢却分明掷地有声。在决定赴台工作时，他说：“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从从容容，却让听众听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吴越饰演的朱枫，恬淡静美，既有大家闺秀的气韵，亦有共产党人的高格；魏晨饰演的聂曦，一表人才，风华正茂；那志东饰演的陈宝仓，仗义执言，古道热肠。有不少网友将剧中的他们与历史中的他们一一对照，细观其形其神，居然高度融合。这是演员们在吃透了剧本、吃透了人物、吃透了历史之后真情演绎的结果，他们用心地将人物精准地还原，也让观者在艺术的熏陶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沉默的荣耀》，剧如其名，这曾经是一段不能明言的历史。如今，我们终于可以郑重告诉所有人：他们，是英雄；他们，是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大英雄！吴石将军在牺牲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这一掬丹心，是渴望台湾解放实现两岸统一的丹心；是心系苍生渴望和平的丹心；是不与腐败为伍甘为家国赴死的丹心！

《沉默的荣耀》播出后产生了连锁反应。各路媒体翻开史书，纷纷叙写英雄谱；主创们也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导演杨亚兰、主演于和伟手捧鲜花，去往北京福田公墓向吴石致敬；在北京西山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馆广场，很多人自发前来，将一束束鲜花摆得层层叠叠。史书或许太薄，装不下英雄们的全部伟大，但这样一部好剧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壮烈的人生。

■方水土

一唱就是一生的侗戏恋歌

刘代兴



吴尚德。

通讯员 摄

“业余队员，专业水平”的队伍风貌逐渐形成。侗戏这门古老艺术，在吴尚德的守正创新下，焕发了从未有过的蓬勃生命力。

我好奇地问老人，有没有一个让他一生最难忘的侗戏故事。老人稍加思付，便讲述了一桩亲身经历的演出往事。

1989年冬，皇都村侗戏演唱队接到任务，代表县里去贵州榕江县参加湘黔桂三省（区）十二县的文艺汇演。离汇演只有18天，却连一页剧本一句台词都没有。吴尚德大胆接受这项充满挑战性的任务。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赶写剧本，熬油点灯，通宵达旦，连续三天差不多没有合眼。邻居见了都心疼地对他说，“老吴，这样要不得的，要累坏人的啊！”

凭着这股子狠劲，吴尚德创作出剧本《戛梁情》，这是他积压在心底，一直想写却又没敢动笔的剧本，这一次终于得以落笔成稿。这是侗戏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是侗族版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根据侗族民间流传已久的爱情故事改编而成，贵州侗族青年闷龙来到通道牙屯堡乡下做长工，与财主家小姐肖姐相爱，但却遭到财主一家人的极力反对。故事结尾闷龙与肖姐携手跳进浪涛翻滚的播阳河水中，生死未卜，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却又留足了令人猜想的艺术空间。

因为时间仓促，他一边创作剧本，一边

编曲。往往是一场戏刚编完，就拿给演出队赶紧排练。最后一支曲子因导演不满意，就一直没有排练。直到抵达榕江后，吴尚德把自己关在宾馆里埋头写出最后一支曲子。半夜里导演听完后，两眼发光，一拍大腿，“对头！就是这个调子。”这是戏刚推向高潮的音乐，情感与音符水乳交融，浑然天成。于是他们连夜赶紧召集全体队员加班排练，第二天登台演出，顺利谢幕。

这侗戏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大获成功，一举夺得了五项大奖。载誉归来时，小县城里万人空巷，群众夹道欢迎，欢声笑语，锣鼓喧天。吴尚德在本县刮起了一阵侗戏旋风，各个村寨纷纷邀请他们去演出，甚至连邻省邻县的乡村也竞相登门，吴尚德无数次地收获了纷飞的眼泪。

说到最后一场戏，吴尚德情难自抑，脱口而出，唱起了两个有情人最后相会时对唱的歌曲。老人哼唱出急切的调子，跺起脚跟，震得木地板咚咚作响。唱腔婉转，声调铿锵，节奏欢快，悲喜交加，将痴情男女久别重逢后的惊喜渲染得淋漓尽致。老人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一个多么可爱可敬的老头儿！侗戏艺术让他永远保持一颗未泯的童心，也滋润着不肯老去的青春。

自接触侗戏以来，吴尚德前后共编写了300多部侗戏。他用简谱记录侗戏曲调，并辅以汉、侗、苗、壮等多语种标注唱词，方便不同民族的学习者理解，极大地普及与推广了侗戏艺术。淡出舞台之后，吴尚德将自己一笔一画编著的手写剧本，无偿地捐赠给湖南图书馆和市县两级文化馆，为地方剧目保存献出了自己的毕生心血。虽然年事已高，但吴尚德还经常应邀传授侗戏演唱艺术，让侗戏在侗寨更加根深叶茂。

告别老人时，初秋金色的阳光洒满侗寨。根据《戛梁情》改编的大型侗寨山水实景剧《戛梁恋歌》仍在此上演。吴尚德和他创作的、传授的、热爱的侗戏，正吸引山外的游客慕名而至，醉倒在侗乡的水酒里，醉倒在侗乡的山水间，更醉在这穿越岁月的侗戏中。



侗戏《戛梁情》剧照。

杨少权 摄（湖南图片库）

■乐咖啡

你听，这里美得让人心痛

李丽

《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是一首国风民谣风格的原创歌曲，由杨少波作词，温喆作曲。“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城——沅陵。歌词以平中见奇、朴中现巧的语言，用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的意象，描写出沅陵之美。

“千山千岭各千秋，山歌随着千峰走，千水千溪解千愁，沅江千里织彩绸”，歌词开篇描绘了一幅多彩画卷。“好一片水！好一座小小山城”，沈从文似的感叹油然而出。此段中的多个“千”字概括出沅陵的地理风貌和地域风情，描画出山水入画卷、人在山水中、歌随山水飘的浪漫图景。“千”字反复出现，在听觉上形成了复沓美感。

“我在二酉山中探奇字，你在沅江岸上观龙舟”一句，借用互文手法，实现时空交错、文意互通的表达效果。“我”是因“避让王位”而到二酉山守护黄帝藏书的高士善卷；“我”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冒死将千余卷珍贵典籍藏于二酉山的博士官伏胜；“我”是历朝历

代前往二酉山的文人墨客；“我”是二酉山下礼拜先贤、启智明心的发蒙学童。“你”是吟出“驾飞龙兮北征”“驾龙舟兮乘雷”的浪漫诗句的屈原；“你”是曾在沅陵组织过龙舟赛留下“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贺龙；“你”是沅江两岸呐喊助威的热血奔腾的汉子和身戴栀子花的女子。“你”就是“我”，“我”亦是“你”。

“晴时秀，雨时幽，峡谷映得奇峰瘦，龙吟凤鸣伴你神游，借母溪边，凤凰山头”，此句，勾画出林木葱郁、清澈纯净的绿水青山之景，也点出沅陵的三塔传说、扭花文化和民俗风情。

歌词中“你在芸庐小屋品碣渚，我在虎溪书院听水流”之句，展现出沅陵的诗意。沈从文视沅陵为“第二故乡”，“十分温暖地爱着”这“仙境”“梦境”般的山水小城。他的长兄沈从麓在沅陵天宁山主持建造的芸庐，抗战时期曾作为文化名流的中转站，接待过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萧乾等学者。而沈从文在此

写过不少文章，并完成了小说《芸庐纪事》的创作。芸庐成为沅陵的一个文化符号。王阳明在沅陵虎溪山麓的龙兴讲寺布道月余，系统传授“致良知”之说。王阳明之外，董其昌、林则徐、沈从文、周立波、欧阳山等文化名人都曾到这里参禅、朝拜并留下墨宝。

歌词的两段副歌部分，既是对前述内容意义的概括总结，又深化升华了情感内涵。“五百里山水写春秋”“三千年韵味起乡愁”，引发了“天下独有”的感慨赞叹。而五百里山水承载的春秋岁月，三千年历史积淀的情韵乡愁，都使“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令人处处欢喜，时时流连。

在作曲构思上，曲作家温喆采用小调，将歌曲定调为古风古韵之美。箫声渐起，弦乐悠悠，把人们带入了奇妙风景中，引入了浪漫意境里。而歌手的深情演唱，加之黑鸭子演唱组合空灵、澄澈的和声，让沅陵的风韵情致随着旋律流淌。歌曲尾声，箫声再起，绕梁回旋，余韵悠长。

■墨登场

我和戏剧的不解之缘，源于童年看的一场木偶戏。方寸舞台之上，一个个木偶在艺人指间活了过来，仿佛真有生命。可惜后来学业繁重，不得不忍痛与剧场告别。

大学毕业以后，一次机缘巧合，让我重逢戏剧，并迷上了长沙城里兴起的沉浸式小剧场。我第一个观看的小剧场，也是目前我最喜欢的，当属花鼓戏沉浸式小剧场《新刘海砍樵》。对于湖南人来说，《刘海砍樵》这一剧目并不陌生，而当我走进“新刘海砍樵小剧场”时，着实为眼前的布景所惊叹。不大的剧场里精心地打造了刘海家的草屋小院，笼罩于烟雾中神秘莫测的狐狸洞，以及将传统剧院阶梯座位藏于其中的“金蟾寺”。从踏入剧场开始，观众就像已经走进了另一个次元世界，走进了主人公刘海、胡秀英的人生。

在保留原有花鼓戏经典唱段的同时，《新刘海砍樵》还引入了时代新思想，抛弃了“两女争一男”的戏剧旧叙事，转而鼓励年轻女性走出家园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不为小情小爱所困。戏剧中，以传统花鼓戏唱腔为主，融合当下流行的音乐剧表演方式，共同形成了一种别样且新颖的戏剧表达方式。声光电等技术打造的视觉奇观，让观众不会为大致唱段所累，剧中还有演员和观众互动的“小彩蛋”，打破了舞台的“第四堵墙”，看戏人也成为了戏中人。

除传统戏曲创新外，五一商圈涌现的话剧小剧场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最早关注到的是沉浸式微惊悚小剧场《开关》。如果说《新刘海砍樵》是本土文化的自我革新，那么沉浸式微惊悚剧《开关》则展现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成功实践。这个韩国引进剧目在正式入驻长沙之前，已经在长沙周边的许多城市拥有了常驻小剧场，且网评不俗。所以在得知它入驻长沙的消息以后，我几乎是第一时间“赴约”。起初还有些担心会有奇怪的翻译腔，可是剧场观看下来，这部剧不仅没有引进剧与本地文化脱节的问题，甚至还结合了长沙本地特色。演员地地道道的长沙方言，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些针对长沙本地写的“梗”，更不时引发全场会心一笑。

从传统经典剧目创新，到大胆引进潮流剧目，再到充满生命力的本土原创孵化，长沙的小剧场生态充满活力。今年国庆前夕，2025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开幕。全市22家剧场联动，30余个剧团带来298场演出，吸引近10万人次走进剧场。我自然也沉浸于这场全城戏剧盛宴之中，在琳琅满目的剧目单中，一部名为《美丽人生》的新剧场作品走进了我的视野。这个剧目，全场仅靠两位演员，便娓娓道来一段横跨近60年的平凡人生故事。剧情上先抑后扬，起初观看平平淡淡。和过往看惯的话剧不同，它没有太过强烈的戏剧冲突，显得有些琐碎日常。它所讲述的故事就和每个进剧场来观看的观众的日常生活一样，算不上惊心动魄。但随着剧情的深入，隐藏在琐碎日常后的情绪表达喷涌而出，像黑夜里的海浪在我心底澎湃奔涌。当演员把被子裹在身上，说出“过一辈子吧”的台词，我忍不住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落泪。

“走进剧院有梦做”，这句流行于剧圈的话，道出了每一位观剧爱好者的心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走进剧场就像是走进了一场为观众精心打造的梦的世界。场铃一响，观众开始入梦，舞台上演员演绎的人生百态也开始和观众的情绪感受、人生经验紧密相连。这是一场由演员搭建、观众共同参与的梦境，这梦境吸引着无数和我一样的观众一次又一次走进剧场，体悟不一样的角色人生。戏剧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明明是走入虚假的剧本世界，却直面了自己最真实的胆怯与懦弱，而走出剧场后，又让我们重新拥有了拥抱人生的底气与勇气。



《新刘海砍樵》剧照。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我迷上了长沙的小剧场

斯日古勒